◎人世间

学棋

向　莉

1986年的秋天，瓜果飘香，田野金黄，太阳依然毒辣。结束了秋收后，我开始了师范学校的求学生涯。

没有了升学压力，我们的精力旺盛得不知如何安放，什么都想学。一天，路过教学楼旁边的花园，多看了一眼，十几个男生挤在一起，站的站，蹲的蹲，声音杂七杂八，忽高忽低，“吃人”“将军”“照将”——“哦豁”……

鬼使神差凑了过去，从此，一个女生一腔热血迷上象棋。

我和同学们下得并不好，连初级菜鸟都算不上，但这没有妨碍我们对象棋的热情。一天不下棋，便觉形神不复相亲。

棋子们别无选择，义无反顾替我出征。“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”，每一局用时都不长。那时，我的棋子一定很憋屈，如果允许跳槽，它们必然会决绝弃我而去，走前还不忘踹我两脚，鄙夷一句“野路子”。

这样的野路子一下就是数十年。

互联网普及后，战场由线下转入线上，下棋更方便了。下得越多，我的积分就越低，长期徘徊在初级阶段，做梦都想进阶。可叹，棋力才是硬道理，莽夫下不出王者的棋！

在棋界，有处理不好工作和爱好关系的棋友，沉湎于象棋，从此睡眠是路人，钱包和家人也是。凡事过犹不及。我从棋友的故事中照见自己，痛定思痛，及时卸载手机里的象棋软件，从此才断了瘾，但还是断断续续在线下玩。一朝象棋，一生象棋，没有这样的爱好填补，生活不知道有多乏味呢。

知天命之年后，我迈上了正规的拜师学艺路，并在手机上下载了学棋的APP。再次选择象棋，一是有业余时间了，二是下棋能有效提升记忆力，预防老年痴呆症。

我的老师姓王，脸上被太阳晒得紫红，夏天长期草鞋打底，着装也不讲究，唯有眼神里透着洞悉一切的大智慧。

老师教棋，从历史传说讲起——公元前203年深秋，广武山，北风呼啸，残阳如血，寒气笼罩四野。刘邦和项羽快意恩仇，布铁马金戈，猎猎旌旗，激战数月，及至粮草尽绝，路远马亡，天地间万籁俱寂，唯有寒鸦凄切，弥散出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惨烈。任谁也无法逾越鸿沟。

形势逼使楚汉均分天下，“楚河汉界”划定……

由历史转入实战。老师走棋不紧不慢，稳健克制，如太极以柔克刚，功力连绵不绝，又以礼相待，从不抢先使用致命绝技。下到残局时，更像蜘蛛捕猎，一点点蚕食对手，直至对方动弹不得。

老师算得上棋痴，名人的棋局，自己下过的棋局，多少年后都能清晰地复盘，感觉他的脑袋里刻了棋盘。这样的水平，让他被棋院相中，差点去搞专业。后来，他又想把好好的工作辞了，打算仗棋走天涯，只是最后没有得逞，被师母苦苦相劝拦下。

拜师后，我走了半辈子的野路子被矫正了过来，偶尔可以对弈至残局，甚至可以围魏救赵。在APP上实战，偶尔的小胜绩让我心甘情愿掏钱，购买复盘分析卡，回放自个儿的“昏招”，在实践和纠偏中继续提升，以至于“穷了口袋，荒了正经爱好——读写”。

棋龄长了，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人生，其实和下棋是一样的，输赢和得失心不能太重。看太重，你就会心乱。这样想着，也就慢慢接受自己技不如人，不再太在乎输赢。草木舒展，花儿嫣然，晚风清爽，加完班后途中遇到的全是绿灯，都是我对幸福的理解。

除了王老师外，棋盘里的16枚棋子，也是我名副其实的“老师”。它们有着趋同的价值观，分工协作，和衷共济，担负了教育我、提醒我的任务。我敢说，每个人都能在棋盘上找到自己喜欢的模样。

最敬重的是兵，比如广武山的兵士们，明知前方就是战斗和牺牲，依然勇往直前，开疆拓土，成就刘邦与项羽的两分天下。回看身边的芸芸众生，和棋盘上的“卒”一样，终其一生，寂寂无名，却又无怨无悔奉献一生。以兵为参照，浮躁的心就会瞬时静下来，静下来。

车马炮无疑是棋盘上的重器，但这组铁三角离了谁都大打折扣，恰似创业初期的萧何、韩信、张良。想当初，他们是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生死兄弟，一个筹集粮草，一个领兵打仗，一个做谋士，这样的情义肝胆相照，荡气回肠，令无数英雄神往。

可惜，善始善终那么难。想到韩信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，就涌出椎心泣血的疼痛。可英雄的梦想，世人又怎会明白——丈夫亦何为，功成身可死。

棋盘上的士相，也是我喜欢的组合，温和坚定，忠心耿耿看家护院，大难来时不惜牺牲自我，保全主帅，一如我们对家、对家人、对友情、对事业的守护。

对帅的认识，则更为辩证。帅的风光，我们看得到，但帅把一辈子献给了中军帐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一边失去，一边拥有。就像刘邦、项羽，既胸怀天下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也得历经成功前的黑暗，失败后的窒息。他们的超常付出，又有谁知道。

无一是棋，无一又不是棋，这些体会成为我人生的重要收益。

世事沉浮，落子无悔。千百年来，象棋爱好者于无声处看狼烟，将楚汉战争里的功过是非、忠勇道义、虽败犹荣，将刘邦、项羽、韩信的形象，生生不息地演绎下来。

如此天下太平，刘邦项羽韩信们若是相逢，也可一笑泯恩仇，象棋一局酒三杯了。

棋艺到了一定境界后，拼的是修为。周末，老师送我两本已经翻成两成新的古书。叮嘱：人生如棋，棋如人生。有时间多翻翻，开卷有益。

◎山河志

黄河少女

熊　慢



龙羊峡　　关山月绘

来到贵德之前，关于黄河的全部认知，都来自俗常的印象：雄浑、奔腾、饱经沧桑，背负着千年的泥沙与苦难，一路向海不复回。

所以当我来到水车广场，看见这一河碧水时，竟有些恍惚。水是清冽的，绿得像一条温润的玉带，岸边的卵石颗颗分明，圆润、扁平、带着花纹。水流很缓，几乎听不见声响，只有偶尔掠过水面的风和游人驾驶的快艇，在河面上划出几道细细的波纹，随即又归于温婉平静。这，真的是黄河？

真的是黄河。她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星宿海出发，流经上千公里，穿过龙羊峡，来到了贵德。在黄河的全程中，这里是安静的一段。当地朋友介绍，黄河在贵德以上流经的多为草原，植被良好，加上上游龙羊峡水库起到了沉淀泥沙的作用，所以到了贵德，河水已经变得清澈碧绿。天下黄河贵德清。雕塑《黄河少女》的底座上，诗人吉狄马加说得更加浪漫：“只有真正到了黄河源头，你才会知道并且相信黄河是蓝色的；同样，也只有当你真正用最纯洁而高尚的灵魂去追溯这条伟大河流的历史，你才会亲眼目睹这眼前的奇迹——伟大的黄河母亲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！”

站在少女的脚下远眺，清清的黄河缓缓铺展在河谷盆地间。河的这边，绿树成荫，杨柳依依；河的另一边，远处丹霞山峦的赤红提醒我，这里仍是高原。来的路上，我已经知道贵德是有名的“高原小江南”。这会儿再细细品味这个称呼，觉得妙极了。江南有的是烟雨迷蒙、小桥流水，而贵德多了几分高原的辽阔与清冽，却又不失江南的温润与灵秀。红崖衬碧水，青树映蓝天，白云低低地垂在山巅，慢悠悠地游走。黄河走到贵德，所到之处皆是少女的温柔底色。

4月，正是梨花盛开的时节。贵德是青海有名的梨乡，这里栽种梨树的历史已经有400多年了。我们的住处就在一座梨园里，园中梨树的树龄，最少的也有130多年，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。千万朵梨花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，白得纯粹、耀眼，让人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。梨花的花瓣薄如蝉翼，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，花蕊带着一点淡淡的鹅黄。一阵风吹过，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，下起一场4月的雪。我忽然觉得，这就是高原的春天——来得迟，却来得轰轰烈烈。

贵德古城坐落在县城中心，是青海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在这座高原小城里，文庙、武庙、玉皇阁、佛寺竟然比邻而居，儒、释、道三家在方寸之地和谐共处。走进大成殿，孔子像端坐正中，“万世师表”的匾额高悬其上。千百年间，多少边地学子就是在这座文庙里读书、习礼、参加科举，靠着这条文化的通道，与中原文脉紧紧相连。高原的风沙没有吹断这缕书香，反而让它像黄河水一样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。文庙的后面是玉皇阁，阁楼高耸，登临其上，整个贵德县城尽收眼底。黄河如带，梨花如雪，丹霞如霞，三种截然不同的色彩在天地间铺陈开来。

我忽然想起上午从共和县来时，那条向西流去的倒淌河。黄河不一样。黄河从一开始就选定了东去的方向，在贵德，它只是暂时放慢了脚步，积蓄力量，为更漫长的旅程做准备。这是它少女时代的从容，也是母亲时代的伏笔。从古城出来，我又沿着河边走了好一会儿，想走到太阳慢慢西沉、把河面染成一片金色的模样。后来才知道，这里的日落要到晚上七八点。好吧，只好返程。再转身，河水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流着，她有的是时间，不急不躁。

当地朋友问，这一路走来，最喜欢哪里。我说：贵德。不是当面的恭维，也不单是因为这里的风光最美，而是因为在这里，遇见了黄河最温柔的一面。她一改我想象中咆哮奔腾的模样，也不像歌词里那样汹涌激昂，只是静静流淌，轻声细语地告诉我们：伟大的河流，也曾年轻过。而我想说的是，在这片“高原小江南”上，遇见黄河的少女时代，有丹霞作伴，有梨花为妆，有文庙的书香静静守望——一切美得刚刚好。

◎风雅颂

在浙西，遇见宋词

袁　航



钱塘江观潮　　戴红倩绘

中国人的浪漫，绕不开宋词。翻开翰墨飘香的《全宋词》，流淌的钱塘江是字里行间的一抹亮色。今日，若泛舟浙西，不只能邂逅江南烟雨，还能遇见暗香浮动的风雅宋词。

文脉厚重、富饶多姿的钱塘江，发轫于浙西，源头之水清澈明净，恰如宋词初期的清新婉约；中游江面开阔，似南宋词坛的豪放气象；下游潮涌澎湃，如同宋末词人的悲壮呐喊。

衢州，作为这条河流的源头，见证了宋词的兴衰。

观其“广”，山河相依、通江达海。衢州“居浙右之上游，控鄱阳之肘腋，制闽越之喉吭，通宣歙之声势”，地理区位可见一斑。江水从浙西出发，奔流数百公里后注入杭州湾，流域面积达5.5万多平方公里。这条文化之河，串联起古码头驿道和乡野山川，打通往来通途的黄金水道，承载着文人墨客的人生思考与家国情怀。

观其“专”，沿革有序、影响深远。宋词通常由合乐的两阕长短句组成。填词时，字数和韵律等格式又由词牌名决定。北宋设立大晟府，召集词人、乐师整理古音古调创作新乐。《全宋词》中有7位大晟府词人入选，其中就有徐伸、江朝宗两位衢州人的身影，他们精通音律、倚声填词，助推宋词从诗余小道、民间俗曲向正统雅乐转型，而“格律精严、典丽缜密”的创作范式也成为雅词发展的标杆。

观其“博”，总量可观、佳作频出。两宋时期，浙西区域吸引了辛弃疾、陆游、李清照、蒋捷、周密等名家驻足吟咏，衢州本土词人毛滂、赵抃等慷慨赋词、吟咏畅怀，留下了大量篇章。据统计梳理，两宋期间仅在衢州，就留存诗作近万首、名家经典词作超500首，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化现象。

潮平岸阔的宋词之河，因人才渊薮，激发出蓬勃的生命力，在历史的风帆里滚滚向前。

文人墨客云集，让衢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迸发诗情词意。南宋时期，随着政治中心南移，钱塘江流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仅以衢州常山为例，理学家朱熹为古镇球川取名，理学在此传播；诗人曾几在此留下《三衢道中》等名篇；名相赵鼎曾在此施政一方、著书立说。名家荟萃滋养了这方土壤，为宋词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。

“守两浙而不守衢州，是以浙与敌也；争两浙而不争衢州，是以命与敌也。”吴越姑蔑以降，浙西因关隘险峻、门户通达频受战火之苦，直至宋，衢州才有了难得的安定环境。

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秋，金兵南进，经历丧夫之痛的李清照，于这年辗转抵达衢州。

此行并非偶然。彼时，衢州为四省通衢、五路总头，虽不及东南形胜、烟波浩渺的都城临安，却也因川陆所会、山水相连，引得舟帆林立、文教兴盛，在铁蹄阵阵的战乱中偏安一隅。

在衢州，李清照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“词俊”朱敦儒便是她的挚友。朱敦儒精于诗词、金石书画，与李清照夫妇志趣相投。

除了朱敦儒，与李清照交游频繁的还有赵鼎、范冲、程俱、赵子昼、叶梦得、谢克家等一批雅士，他们都善于词律、年龄相当。三衢俊彦，让李清照在衢州的日子并不孤单。

天青色山水给了词人无穷灵感，更成为友情的延展。1145年，朱敦儒在给好友范益谦的书札中说，自己刚到衢州，“款晤有期，唯冀尽珍重理”。这封精妙醇古的行书《暌索帖》，成就了书信史上的一段佳话轶事。

“三峰一一青如削，卓立千寻不可干。正直相扶无倚傍，撑持天地与人看。”一生力主抗金的辛弃疾也来到衢州。在他的笔下，江郎山成为撑持天地的象征，词句间尽是对正直品格的追求与存亡危局的忧虑。

“宋末四大家”之一蒋捷，进士及第不久局势便再度动荡，此后隐居不仕浪游四方。某日，他借住衢州龙游的一座小楼里，写下《一剪梅·宿龙游朱氏楼》。“朝卷帘看，暮卷帘看。故乡一望一心酸，云又迷漫，水又迷漫。”羁旅乡思欲说还休。

如今，水亭门外，钱塘江潮水依旧川流不息。宋词中的悲欢离合、家国情怀，早已融入文化血脉。杨柳岸的送别曲、军营里的击筑歌，那些悬在韵脚颤动处的情思，都已沉淀为文化的河床。

徜徉在浙西宋词之河，也是参与一场漫长的共鸣。我们在不同的时空，透过相同的文字，触碰相同的记忆，在平仄起伏里，辨认出整个民族的情感密码。那些久远的文字，因为不断吟诵，在盛世长歌的续章里生生不息。

沙枣花

袁　萍

一日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忽闻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，寻着香味望去，原来是院内桂花树开花了。

深吸一口，诱人的清香直入心底，突然就有了一种久违的、似曾相识的味道在心中升腾起来。

记忆深处，一种花的名字跳了出来。沙枣花，对，是沙枣花，这桂花的香味像极了沙枣花的香味，只是比沙枣花的香略淡些。这香味勾起了我的记忆，我的思绪也回到了那段弥漫着沙枣花香的岁月。

几十年前，我作为屯垦戍边的兵团人，生活在新疆的一座小城里。开垦者们在开发这片大地时，用各种各样的绿树将土地分割成一个个方块，一是遮挡风沙，二是绿化荒原。人们在绿树环绕的土地上盖房、建厂、生活。沉睡的土地有了生命之绿。

这一排排绿树林，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——林带。林带里的树绝大多数是笔直挺拔的白杨，但在一些地方也种上了其他树种。离我家不远的马路旁，就种了几排沙枣树。

冬天的沙枣树并不引人注目，它的树干形状杂乱无章，胀裂开的口子像密匝匝冻裂的伤痕，遍布树身。沙枣树不如白杨挺拔，也没有垂柳的柔美，却在对干旱风沙地带的改造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它是抗旱、抗涝、抗碱、抗沙暴的优良树种之一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，所以尽管沙枣树有些丑陋，人们还是在一些地方选择了它。

每年5月，春风吹醒了沉睡一冬的沙枣树，阳光复活了貌似枯竭的树干，于是，在枝丫间，便长出了淡绿的叶，随即又开出了一朵朵细小的米黄色的花。它悄悄地，小心翼翼地开着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花香。沙枣花的香太浓烈了，只要它一开放，便会香溢四野，似乎要将储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全部撒向大地，于是，整条长长的马路、一片片四方的场院就被这浓浓的香气所笼罩了。

年少的我与一群差不多大的孩子们在树间嬉戏，在花香中穿行，偶尔也会摘一枝沙枣花悄悄插在发梢，打扮着灿烂的孩提时光。花前月下，软语香浓，落满花瓣的地上留下几行深深浅浅的脚印，爱，在花香中延伸。

到了秋天，一串串饱满的果实挂上枝头。沙枣个儿不大，像枸杞一般，熟透的沙枣带着一种透明的绿色，吃在嘴里沙沙的绵绵的，甘甜无比。新疆虽是瓜果之乡，但沙枣的滋味最让我难忘。

兵团人也像沙枣树一样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用顽强和坚毅的性格扎下根来，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塞上江南。

离开新疆后，再也没有吃过沙枣，也没闻到过沙枣花的香，可沙枣花和沙枣特有的香甜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